

□王承钧

# 花境凯里 岁月物语

在苗岭山脉温柔的环抱里,凯里,这座魅力四溢的现代都市,如同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风光旖旎的龙头河畔。这儿山清水秀,民族风情浓郁,善良热情的人民安居乐业,商业蓬勃发展,市政建设更是日新月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优秀旅游城市等诸多荣誉集于一身,共同绘就了“和美凯里”的温馨画卷。

凯里的文明,是深入骨髓的。走在凯里的街头,你会看到行人自觉走在斑马线上,那是长期养成的习惯,如同呼吸一般自然。而大小车辆经过斑马线时,也都默契地礼让行人,这种人与车的和谐,是城市文明的生动体现。市民们对公共环境卫生的爱护,如同呵护自己的家园。环卫工人坚守岗位,用勤劳的双手,让大街小巷始终保持着洁净的面容。每当夜幕降临,亮化工程开启,整个城市仿佛披上了一件五彩斑斓的霓裳,如梦如幻,美不胜收。

□邱力

## 抵达『乡土文学』的三条有效途径

### 陈永忠短篇小说集《稻花鱼》读后

陈永忠的短篇小说集《稻花鱼》。从书名以及书的封面扑面而来气息是“乡土”。鼓楼、稻花、鱼、刺绣,这些来自黔东南本土的民族文化元素,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本关于讲述“黔东南乡土”的文学故事。倘若仅是如此,我们为黔东南这片神奇美丽的大地上又增添了一朵“乡土文学”花儿喜悦之余,难免有点遗憾。因为在已有的文学长廊中,仅仅是为了讲述“乡土”而使自己变得“浑身土味”的文学并不稀罕。这类文学在对乡土的发现和探索上,往往落于传统文学的窠臼。

永忠的小说我大多读过,有了这个集子,又从梳理了一次。让我眼前一亮的是,集子里的小说对过去的“黔东南乡土文学”进行了一番“穿衣戴帽”。那些我们自以为除了如指掌的乡土,在永忠笔下焕发出异样的光彩。“稻花鱼”刺激着我们麻木的味蕾,“半边月”映照出如烟的往事,“鸭客”从“山那边水那边”带领我们蹭过“半溪梨花”去“找寻遗失的影子”……

沉浸在这样的阅读体验中,我不禁对“什么才是真正的‘乡土文学’?”以及“如何创作真正的‘乡土文学’?”有所思考。结合阅读《稻花鱼》的体会,谈谈自己几点粗浅的心得。

#### 一、轻与重:外“轻”内“重”的平衡术

永忠的小说全部取材于他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经历和经验。人物来自于记忆中的乡间田园以及现实生活中的街头巷尾。他创作主体方向是短篇小说。如此,无论是题材人物或者小说体量从外表来看,都显得“轻”。但他小说涉及的主旨又关乎人性、命运和时代背景下芸芸众生相。这让他的小小说在阅读时感到内在的“重”。短篇小说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其实是一种追求平衡和打破平衡的技术活。“轻”和“重”便是作者手中的两个砝码,小说完成的成败,关键在于这两个砝码如何把控。

《晚景》取材于“我”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人和事,可谓“轻”。但其主旨指向父子情和无处安放的晚年生活,可谓“重”。小说中,“轻”与“重”二者相得益彰,读后让人唏嘘。故事大意是:在家庭阴影下长大的“我”,与年轻时劣性十足的父亲相处一屋。老年的父亲性格有所改变,和我一起居住在城里小区,无聊寂寞中,交往了一个小区里的年轻人。另一条线是,“我”在小区认识一个老人张叔,在老街摆理发摊。张叔的理发摊被城管收走。那个我爸交往的年轻人是城管队的执法人员。某日,收到消息,老街片区城管员张青山勇救坠楼儿童不幸牺牲。张青山正是张叔的儿子。从此,张叔在好人广场摆理发摊陪伴去世的儿子。结尾描绘了一个难忘的画面,“梦见我爸跟张叔在一起,两人坐在乡下木屋前摆龙门阵。太阳西沉,余晖铺在两人脸庞上,密密的皱纹像春天里湖面荡开的波纹。”

亲人离别,故土难回。夕阳下的晚景让“我”重新对父子情间爱有了认识和感悟。

《晚景》中,永忠对于“轻”与“重”的把握。让我想到,乡土文学创作不能停留在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朦胧夜色或空灵雨景,不能只描摹黄墙黑瓦、常年奔波在田间的勤劳父亲和围绕在灶台边的母亲,这只是乡土文学表象的“轻”,我们更应该透过表象,抚摸生活在乡土大地上人们不安的灵魂、坎坷的命运和多彩的梦想,这是乡土文学骨子里的“重”。在中国,乡土的含意很宽泛。在赋予情感意义上的“乡土”里,同样包含着现代文明的城市。当我们这些离故乡渐行渐远的游子,偶然回眸我们正在生活的城市,同样的,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也是桑梓之地,父母之邦。是生命中的乡土。因此,我们要用更阔大的胸襟来包容乡土文学,要用更开放眼光书写乡土文学。

#### 二、远与近:把遥远的情感放在当下语境来讲述

永忠的小说有许多讲述的是遥远的情感故事。如何让“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样的老故事,讲得精彩有意思。不至于让讲的人老生常谈,听的人昏昏欲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故事放在当下的语境

然而,最让凯里人引以为傲,也最让外来游客流连忘返的,当属凯里的花境。它宛如一幅四季更迭的绚丽画卷,描绘着这座城市的灵动与美好,彰显着城市建设所营造出的宜居宜游的生态环境。

当春天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凯里的大地上,整个城市便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瞬间化作花的海洋。迎春花总是最先感知到春的气息,它们像一群活泼的小精灵,迫不及待地露出金黄的笑脸,在微风中摇曳生姿,仿佛在向人们报告春天的喜讯。紧接着,各色玉兰花也纷纷登场,洁白如玉的白玉兰,高贵典雅,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粉紫色的紫玉兰,娇艳妩媚,恰似那含情脉脉的少女。樱花也不甘示弱,如云似霞般绽放在枝头,粉白相间的花瓣层层叠叠,将整个树冠渲染成梦幻的色彩。游客在花树下拍照打卡,欢声笑语回荡,把美好时光定格在这一刻。而杜鹃花繁

来讲。拉近故事的距离,也是拉近作者和读者的距离。让故事中的情感焕发出新的魅力。

以篇名作品《稻花鱼》来说。这个小说讲的是稻花奶奶和公公之间的情感纠缠。这当然是属于陈芝麻烂谷子的故事,它的讲述方式是通过孙女阿朵在寨子里拍摄短视频来呈现的。这就有了在“老物件”身上“穿新衣”的味道。两个老人遥远的爱情带给生长在现代都市中的孙女阿朵不仅是短视频的流量,更是一种情感的洗礼。值得一提的是,该篇作品可以说是永忠的得意之作。

比如:“一条条青背红尾的鱼儿跟着流水游走,以为流水会带着它们‘私奔’,于是拥挤着、弹跳着,浩浩荡荡,鱼儿们憨态可掬的形象出现在网络上,传向天南地北,这待遇可不是山村里每一条稻花鱼都能有的。”

这些从冒着柴火气的生活中拎出来的语言和细节,活鲜鲜水灵灵的,让小说富于质感和画面感。

《稻花鱼》中,永忠小说的“远”与“近”的运用,让我想到,写好乡土文学,必须要将乡土与人性,与大时代背景,与人物命运联系在一起。最能激发情感共鸣的,不是那些年代久远的往事,而是将往事置于我们正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如此,乡土才能不“土”,乡土才能走进我们的心灵。

#### 三、旧与新:“旧瓶装新酒”酿出好味道

在《稻花鱼》这本集子里,我们读到了一些比较“旧”的故事。这里说的“旧”,指的是题材的似曾相识。包括乡村爱情、风俗人情、家庭伦理等等。如何在“旧故事”的框架中翻出新花样,让读者产生阅读兴趣和快感,进而产生阅读共鸣。这是考验小说作者的创作水准。永忠的小说,让我体会到了他在创作上的自觉性,对于乡土题材处理的前瞻性。

以《起风的时候》为例。城市生活的女人丹花离婚后回到老家老木村,她面临的是如何重启新的生活。如果是以往,她大概会被设计成一个不向命运低头,逆境重生的励志人物典型。这是旧故事套路。但小说中的丹花回村后,妹妹对花因故随夫到重庆。留下丹花面对现实。她不得不赶鸭子上集,在集市上卖起了鸭子。丹花的身份发生了转变。她重新成为乡下女人。在集市,丹花认识了陈老板陈实,一个自称在公路边开绿色生态美食鸭饭店的老板。陈实成为丹花养鸭场最大的客户。两人关系发展良好。看到这里,我非常担心的是:丹花和陈实喜结良缘,把一个夫妻店开得红红火火,从此,丹花爱情事业双丰收。如果是这样处理,这篇小说就落入俗套。幸好,小说题为“起风的时候”,作者早就预谋了一阵凶人的秋风吹乱故事的走向。先是有个叫老三的男人说陈实不是老板,丹花被骗了。后来丹花实地调查,陈实说出实情。至于他们两人的关系发展到底如何,作者只在结尾写道:“显然,丹花就是陈实看中的人选,他跟她下了订单。只是这订单是订她的鸭呢还是连人一起,这得往后看。”丹花和陈实在各自的生活中忙碌,各自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不以作者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人生。这种故事发展的不确定性恰恰体现了现代小说的“新”。

“旧故事”必须要有“新表达”。从永忠小说的“旧”与“新”灵活变化中,我看到无论是故园的守望者还是异乡的回眸者,乡土对于他们而言,既是文化和情感的根脉,也是反思的叛逆的驿站。丹花和陈实这类乡土人物的身上,在传统文学的烙印上闪烁着时代的动人光芒。

#### 四、理解乡土,理解时代

行文至此,特意查询“百度百科”中“乡土文学”的辞条。非常巧的是,其中一条讲到,1936年,茅盾先生关于“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的论述,与我对永忠小说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

原文摘录:“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有了特殊的乡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满足。因此在特殊的乡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命运于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了我们。”

我们只有真正理解乡土,才能理解中国,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理解脚下这片土地。

永忠的小说《稻花鱼》总共16个短篇,它如同立在乡土上的一面多棱镜,从16个侧面写苦难和苦难中的精神,写残缺的爱情和苦涩中的甜蜜,写卑微人生和日常诗意,写风俗人情和家家长短。他的作品是乡土姿态,人文书写。为黔东南乡土文学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

是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地争相盛开,红的像火,粉的像霞,将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装点得如诗如画。在这鸟语花香的时节,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这美好的春光。

随着春天的脚步渐渐远去,夏天带着炽热的激情来到了凯里。此时,城市的绿化带成了一片花的舞台。各色月季花争奇斗艳,红得热烈,粉的娇羞,黄的灿烂,它们层层叠叠地簇拥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道绚丽的花墙。石榴花也红得似火,宛如燃烧的火焰,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而池塘中的荷花,更是夏日里的主角。它们从碧绿的荷叶间探出脑袋,或含苞待放,或娇艳盛开,粉嫩的花瓣上挂着晶莹的露珠,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宛如娇羞的少女,亭亭玉立在水中。

当秋风悄然吹起,凯里仿佛被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满城的桂花如同点点繁星,

挂满枝头,那幽幽的香气,随着秋风飘散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沁人心脾。只要轻轻吸上一口,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能被这香甜的气息一扫而光。一丛丛金灿灿的菊花也在秋风中摇曳生姿,它们形态各异,有的像绣球,有的像烟花,有的像少妇的卷发,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别样的诗意。

随着冬天的脚步临近,大多数城市都被一片萧索的景象所笼罩,然而凯里却依旧充满生机。一株株三角梅在寒风中肆意绽放,它们姹紫嫣红,色彩斑斓,仿佛是在与寒冷的冬天顽强抗争。那鲜艳的花朵,如同燃烧的火焰,给冰冷的冬日带来了丝丝暖意。腊梅也不甘示弱,在凛冽的寒风中,独自散发着清幽的香气。淡黄色的花瓣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高洁典雅,正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腊梅以它坚韧的品格,为凯里的冬天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韵味。

凯里的四季花境,不仅是植物的舞台,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见证。而凯里的城市建设,则是一部立体的史书,它不只是物质层面的堆砌,更在于精神文化的深耕。这些都是城市建设者给予市民的礼物,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能随时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也是对宜居宜业宜游环境的最好诠释,让这座城市成为人们心中向往的美好家园。岁月在这里缓缓流淌,诉说着无尽的动人故事。

□傅安辉

##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肇兴侗寨

三月的黎平,春风送爽。十七日的下午,总书记您来到了侗乡。迎接您的到来,肇兴侗寨把歌唱。村民们的笑语,回荡在春日的鼓楼堂。您夸侗族人民“朴实,勤劳,有文化,有智慧”。侗族儿女无比自豪,身心充满力量。您听侗族古歌韵,情思悠长。您询问生活生产,心里满是关爱与期望。您的亲切话语,在我们耳边回响。每一句鼓励,都成为精神的食粮。在您的关怀下,侗寨展现新景象。文化传承,薪火正旺。旅游产业,越做越强。侗族人民向着美好未来,勇敢攀登,谱写美妙的乐章。

□高俊华

## 情满凯老街

流水催波老河沟,车马骈阗小瀛洲。大阁山点阿嬢朵,魁星阁占大鳌头。万寿宫中一杯茶,水沟边前万千秋。十四进士四翰林,一百举人百榑楼。人不顶天天为大,土勿离地地封侯。晨钟暮鼓岭上应,登阳夜阴易中游。千钧经筵天子师,万卷诗书淮海谋。诗行凯城守仁咏,清平即事烟云收。

□刘光华

## 瞻仰土城红军战斗遗址

遵义复出首战凶,军陷土城一时穷。星夜挥别赤水畔,回马四渡创奇功。

□黄林红

## 歌行·“六一”童趣

“六一”稚颜开,欢歌踏云来。彩袖逐蝶影,红中映日裁。铃歌纸鸢起,声书化碧埃。墨指惊龙走,流萤入草怀。

溪沙垒奇境,笑浪溅青苔。秋千碎斜照,飞作霞翎翅。愁语蕴珠璣,清鸣雏凤才。何须美鲲鹏,振羽自天垓!

沧浪浣心漱,九霄虹缚孩。驹隙韶光逝,梦坠星如海。

□吴中峰

## 又到儿童节

又到儿童节,领巾分外红。幼苗浇灌茁壮长,少年多杰雄。

理想从小树,爱国最光荣。增强本领长大后,共圆复兴梦。

□龙俊成

## 临江仙 追怀

红瘦半园香减,绿肥满架浓阴。当年春恨犹销魂。归来燕无语,独自立黄昏。

我亦飘零许久,征途几度悲欣。人间怜我不如君。今宵思念重,白发又新生。

□张正文

## 故乡槐树

故乡房后有株槐,春暖银花串串开。喜鹊登枝才远去,含泥燕子又归来。儿时不懂离家苦,老大方知别母哀。回首当年多少事,欲高挪步几徘徊。



□吴如宽

## 吊脚木屋的眷恋

在凯里城西十五公里处,有一条南北长二十公里的长岗岭山脉,长岗岭东边的山脚下有一盆地,一条溪水从南向北流向清水江,盆地近五千亩平坦的良田养育了世世代代的苗家人。盆地东边,自上而下坐落着一百多户人家,吊脚楼鳞次栉比,村寨中间一栋三间吊脚正房、三间厢房,门口下一小院坝,正门左边一块菜园地,就是我家黄金苗寨的吊脚木屋。

离开家乡多年后,我对这古老的吊脚木屋反而有越来越多的眷恋,我的成长有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吊脚木屋,留下我帮父亲一起拉绳打棕草绳的影子。为了养家,父亲除了农活外,还学会了不少手艺活和做一些小本生意,装房子、打家具,农具样样都会。每年的农闲时间,父亲带我到五六公里外的麻拐滩取棕草,然后抬回家,在厢房里我则帮父亲取棕草和拉绳,父亲将我递来的棕草编成牵牛绳、捆柴绳、捆草绳等,然后拿到集市去卖。

吊脚木屋,留下我与母亲一起推磨打豆腐和魔芋的身影。吊脚楼下,一台古老的磨子沉重地放在那里,那是我推磨母亲喂黄豆打成豆浆,然后加工成豆腐卖给街坊邻里改善生活的地方。遇到赶场天,则帮母亲推磨打魔芋加工后抬到舟溪集市销售。

吊脚木屋,留下我与姐姐们一起挂苞谷的喧笑声。进入夏天,便到了苞谷成熟、丰收满仓的时节。家门口,一摞摞金黄的苞谷如小山般堆积。接下来,我们姐弟大显身手,开始挂晒苞谷。姐姐们负责递苞谷,我负责挂到杆子上,在喧闹声中完成任务。

吊脚木屋,留下我与哥哥一起晒谷子的玩

刊头图

李晶晶 摄

